

《张隐韬烈士日记》连载(四)

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

二十二日 晴。上海天气较之北方暖的很多，我来时所着的棉衣，已经是不能再穿了。但是夹衣服，因为我来的急，也未曾带来，若去买吧，又没有钱，这种情形，岂不令人可笑……咳，大凡人在世上，想作一件大事，各种艰难困苦，是必所不能免掉的事，亦复何怪！今晚与文虎^①兄谈及上海的人情，他说：上海的人，大半都尚于外面的浮华，普通的学识都一概不晓。虽有很多的学校，但一般人入学的心里〔理〕，都是想着念点洋文，为的好给洋大人当个买办或奴隶，这算达到他读书的目的。凡此地的人非常崇拜洋人，直〔真〕不啻黑奴的一种性质〔质〕，谈之令人可恨！凡是有职业的人，虽每日工资极微，但他们毫无储蓄力。至于要求工资一项，更是他们心思所不到的事，故上海虽有几十万劳动者，终不能结成团体，立什么工会？故我们看上海一隅的人，非常可恨又可怜！洋大人的势力，日益澎涨，几乎形成了中国中的一个独立国的样子，若我看到此一项，真是不寒而栗！中国前途，尚堪设想乎？并且上海的流氓之人数之多，更是骇人听闻，可占百分之三五。是以每日抢案不下数起，小白钱、抓〔扒〕手、暗盗……之类，遂地皆是。在上海住的居民，无日不在恐怖之中过其生涯。所谓青帮、红帮的一些流氓势力，更是大的了不得！官厅也不敢怎的他。最可恨者，他们虽有这大的势力，专以欺凌中国人，至于洋大人一方面，则不敢动其秋毫。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媚外、惧外的情形，真正令人可哭！……我听了之后，不啻冷水浇背。……咳，中国将怎么了！

注：① 即罗章龙。

《张隐韬烈士日记》第三册（1924年6月25日于南燕起记）

自序

日记者，乃是写人之处一种境遇的环境，由接触而发生感想，及其原源事实之记载者也。因事实而发生之感想，即人处世之经验也，亦即人之对现社会不满足，而了然其真谛及缺点，而对此病下医此病之药石者也。

隐韬 一九二四〔年〕七月十日于粤军校

一九二四（民国十三年）

六月二十五日（星期三，阴历五月二十四日）阴雨。昨日本校所发生的下级干部商议向校长要求减少伙食军装费一事，今日晨党代表及校长^①遂颁布命令。谓：第一队队长吕梦熊，派充执行官时，私开会议，要求加辛〔薪〕，实属不遵校令，违犯纪律，着即免职，永除党籍。等情。

今日上午队长说：“校长命令，关于下级干部的事，学生是不准提出质问。若有替下级干部说话的，官长和学生都要枪毙！……”此学校之中，发生此等压迫不平之事，真是为人

争自由、为人民争平等的革命党的怪闻。既以此等手段施之于本党同志，亦可以此种手段施之于将来全国国民。然一般国民今日所感的痛苦，正是此等不平之压迫。若经一次革命，还是和现在一样，那么这等革命的工作，可说无有再革的必要了。……甚望民党同志……。

注：① 1924年5月黄埔军校成立时，孙中山派廖仲恺为党代表、蒋介石为校长。

二十六日 阴。今日有某先生继续前次讲演《世界革命史》之法国及德国的革命，我坐在讲堂之最后地，听不清楚，不能将其次序写出。复青照外祖一信，并附有家信一纸。

二十七日 晴。近日，我的神情〔经〕受环境的刺激〔激〕特大，事事都是迫我往悲观之路而行，苦恼满腹，众难塞胸。然究我之苦恼所由来，原因复杂的很，不能尽述，而且难述。我自觉我近日的命运，已堕入万丈深渊，将何以自救？……复允忠一信。

二十八日（礼拜六） 阴。党代表报告：本校组织特别区党部，以各队为分党部，各队之中分若干小组，并在明日晨开会，请各同志发表自己对于组织上的意见。晚间发饷，每人十五个广东毫子。——接北京新平一信，谓已往家寄去十元，以供其夏日零用，我心甚慰。

二十九日 阴。晨开党员会议后，已决定“选举”为星期四，十时散会。与四队同学张伟民、梁锡祐等乘小舟去新洲（在本校东南方）。新洲之地，面积颇广，除东岸一南北小街道外，余皆稻田。复驾舟至新洲东南隅之风浦（黄浦其本名）。此地居民很多，荔枝生产尤富。有位同伴说：“省城沙面西，有荔枝湾①，出产较此尚多，味亦美，并风景亦好，早晚间游人颇多，你在省城时曾去过否？”……午时，在新洲吃饭，遂雇一小舟游玩于江中，并买有各种食品——果、食、酒之类，以助清性〔庆兴〕。在舟中方撑之而东也，潮水正大，波浪澎湃。穿的下衣亦为水测〔溅〕湿。半时后，浪始静，卧于舟中，随波拆〔折〕之起伏，仰观宇宙，享天然之乐。俯视江流，满目清波，其乐也何如？久而稍倦，就舱中睡去约一时许，至五时方登岸返校。

注：① 即今人称为荔枝湾地方。

三十日 阴。近见上课已久，而政治、经济、外国语诸科尚不见实行教授，特将我这个意见写在本班的意见陈述簿上，向教授部质问。但不知能否发生效力。

七月一日 晴。今日的学科系讲演三民主义，戴季陶先生去香港，校长特委托汪精卫先生讲演《中国国民党史》。【他】说：“本党的党史，现中央执行委员会已实行搜集材料，我也是在上海担任搜集之责，近日尚未完备，故我所讲者，定是不完全。本党这个史的记载，是关于主义实行时，所用的方法的良否之经过，不是注意于个人的。……”这篇演说辞颇长，无暇全记，已将先生所讲的全篇意旨，写在我的讲演杂记上。汪先生讲演的态度，非常引人注意，素日有人来校演说，同学们总是打瞌〔瞌〕睡的，提不起精神来听，今日讲二时之久，竟无一人蹈以前现象。汪先生之讲演精神，亦可想见。

二日 晴。昨夜大雨。今天的功课已更换课表授课，上午四点的学科，下午四点的术科，晚上还有二点的夜间演习。今天一天，较他日忙碌些，手足困乏，举止无力，这是初经长时间操作应有的现象。如经过几次，也就好了。

晚饭后，校长演说，是关于明日选举组织党部的事，并举出各队中之已在社会群众团体中活动过的人，介绍给这些学生。列名者，我亦在内。但我已有一个决心，我来这学校并不是为主义活动而来，我是为主义预备而来，也就是要作我的那个伟大的一劳永逸的运动，这步是我应走的过程。所以，我的用意和别人都是不同。并且青年运动，是爱出风头的人所爱作的事。故我决心学习点预备学识，集中点自己精神。其他的事我是不爱参与的。但有些同志说，这种态度是消极，然在我的居心，又何尝消极？接世奎兄一信。

三日 晴。(六月初二日阴历),今日是“再造共和纪念日”(云南起义)。我们也放假一天,但今日本校党部选举也是忙的很。上午,胡汉民先生演说。下午一时,即开全体党员大会。至于今天选举的情形,真是笑话,投票时有写“石达开”、“林觉民”、“曹琨”及“蒋中正的雇佣人”;茅延桢写成“毛益蒸”等等字样。并且各人选举,胡写一气,未曾用观察力考试一翻,再来写上。所以,选出的人,尽不是我意中的作事人,以后的结果,当可以知我言之验否?对于这种怪异情形,益使我对校起莫大之悲观与失望。凡写以上诸字样的,党部正在察究中,还不知怎样?但票上尽写有第二队字样。——假设此校系我主持,欲希望本党的成功,必要清理内部,将全体学生大加淘汰,虽革去大多半,亦所不息【惜】。不然,何望党的成功?——接世奎自天津诗经村三十二号来信。

四日 阴雨。今天上班时,讲“兵器”的教员说:近日战器发明,日新月异。近报上载有英国某人,新发明一种光线利器,无论飞机、人马等,凡被其光线之当照者,飞行机即可堕地,人马即可死亡,已在实试中。如此等战斗利器果能有效而实施于战场上,则将来世界战争,另有一种变化。上午,考战术学。

五日 阴雨。今天除上班外,未上体操。下午,下令擦枪。至晚饭后,大雨如注,我在一廊下望着大雨出神,如临北方之五月绵雨之境遇一样,将前时在乡的印象全副反照出来。我记得我的十四五岁时,曾在一五月麦熟之时,正在田中看麦,忽西北上黑云密集,下雨的景象已现,我就急速往家里跑,方至中途,觉全身不适,意殊郁郁,勉强走至村中,大雨倾盆,不【多】时水深数尺。我外祖母问我说:“你今天的样子为何和往时不同,面现赤色?”至夜时大病。雨仍是不止,现出像膝【漆】似的黑暗世界,不时有【闪】电的光芒,与黑暗势力相搏战。我很喜欢的电光,一闪即逝【逝】,总不能战胜黑暗势力。这夜的病状,时重一时,呻吟于黑暗世界中,那翻【番】苦衷,现在再也说不出来了。只有我老近六旬可亲爱的外祖母和我的愚直舅舅,不时走近身边去问候。现在我想到我过那夜的苦痛,还是有点心栗。……上午,考地形学。去世奎一信。

六日(阴历六月初五日) 阴。下午,大雨。(星期日)上午,乘船至江中游玩。下午,特别区党部开全体党员的成立大会,党代表、校长及学生皆有演说,五时半散会。——我自年前七月间,精神大为破产,记忆力失去统系。我以为必由于以前所经之种种波折不平及恶劣环境、社会无形之刺激【激】及暴力有形之打击而致。于是,我竭力主张心性之自由,绝不加以丝毫之束缚和限制。及去年八(九)月回乡,因受自己之家庭之种种境遇促迫,并见农民之生活状况,愈感社会之组织不良,精神所受的刺激【激】更大。直到今年二月,我方能从事于心性之自由,将周身之苦恼,均暂置之不问,以养修脑之健全而致精敏。但过放荡无羁的生活到于今日,脑筋还是坏的不了。于是,我又感觉到性的过于放荡,思虑过于自由,不但不能收束脑力之集中,一天涣散一天,反消耗太过了。于是,我又主张加以收束而集中,改变初时的方针,不知能否收效?

七日 阴。自今日起,本校术科减少,每天有六点钟的学科,惟星期六有一天的野外,这是体操,不若以前之苦了。并且昨日本校党部成立,校长说:“我们在党部未成立以前,是取严格的手段来锻炼同志。今后,我们是以感化力来补【帮】助同志。……”本校以前的劣技,或者能去一点。那么,我们求军事学的时机算是到了,可庆的很!——韩绍文兄拿一本《新蒙古》小书教【叫】我看,我看完了。此书记载蒙古之政体革命并库伦一带情形很详。

八日 晴。下午二时,汪精卫先生演说:“辛亥革【命】之事实及本党处置之缺点”。——今

日见郑业给文彬来信，谓彭礼和兄亦于张国焘被捕之日被捕。利〔礼〕和之为人，忠诚笃实，前年我和他去唐山，为五矿^①而被捕，解天津，六月始得出狱，备受其苦。今又遭此难，何其不幸也。然亦作革命者，不可免之之事也。

注：① 据有史料载：1922年10月党所领导的开滦五矿五万工人的大罢工，彭受党的派遣前去指导，后来被捕牺牲。

九日 晴。天热甚！今日政治部侦〔征〕求各股的意见，可以遂〔随〕便提议。我提议的是：1、俄国革命成功与东方弱小民族今后之关系；2、广义的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之比较二个题目。

十日 晴。这几天我的小病丛生，虽不关乎重要，行动上总是感受不适。阳囊湿疹，闹了七八天，近几天更形利害，告了二三天的半休假。并每至夜间突然手指麻木，右手特甚！此病之初现，系先木两手之中指，渐及他指，已五六日，医治尚未见效。我在半休时内看《民国日报》（特刊）之改组诸事的讨论。——今日上午胡汉民先生讲演“代议制及比例选举制”。

十一日 晴。今晨三时起床，是为野外演习。我以病未操，然亦是同时起来。每人给面包四个并酱肉一块、盐萝卜数条。待三时半出操后，天尚漆黑，我拿着食物，蝓蛄〔蠕蠕〕独行至讲堂前榕树下之石墩上坐了〔下〕，心思踌躇，不知作什么事是好。不时便取书一本至学生俱乐部门口之电灯〔下〕看书，神情尚觉昏聩，便在讲堂上睡了一觉。顺手取过一本书来，乃是《社会科学讲义》，看了几页竟引起我的一个感想。这书是存斋^①、存统……等他们的出版物，竟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和赞同（其实做的是不错）。我以前和他们做事，在一处相聚很久，我是认他们是无用的人。因为我的取人之着眼点，第一要注重有没有作为，他们的作为我是看见一斑的了。然因其能做如花似玉的文字，提起笔来写的天花乱坠〔坠〕，一般人就徒见着文字好，都赞颂不置〔已〕，我真是气的不了！无怪人人都愿作个文学者。——不知有没有人还愿当个实行家？

注：① 即安体诚，字存斋。

十二日 阴，午后四时大雨。我是个最无学问的人，但我所作的过去的工作，都是用学问的事，时时感受着学问浅近的困难。但我总也无有因为需要他，而下决心去研究他。然并不是不乐欲去研究他，实在觉着无有下手的地方。拿本书看上几页，觉着无味，再也不想看他，甚至于把钱胡用，连几本正当的书也不肯买。我的学问二年来不见进展，实在是由于此。我自由京来粤，同路的有几位朋友，他们是非常爱买书、买报并且看书的。我因为和他们住一处久了，也渐渐的爱看书了，到街上去也想买几本应用的书，切心去看他，并且感觉看书的必要。以前过来的虚度光阴，更觉可惜的很，此所谓人之心性习惯受环境的无形支配。故造此小环境的朋友，真不可不择！——晚间政治部的小股开会，讨论的问题是：“今日三民主义的障碍是什么？”

十三日 阴，午后雨。（星期日）放假，去长洲茶楼吃茶。下午，去新洲并在江中乘船荡游，摇舟人乃十七八岁女子也，赤足立于舱中，任力之自然以摇橹前进，两目情波，微示人以可爱之态度，无言含笑，几荡未情者之情绪。与我同舟者有赵楠同志，他说：“此女颇似我的表妹，我以前在湖南读书，我在男师范，伊在女师范，我们好的很。今天我见她，直使我……。”后到操场边与一本地农夫相谈，他很能说几句普通话。他说此地每年可收二季，每亩可获稻米三百斤，顶呱呱的地（即是好地）可得四百斤。我再问他别的事情，他就都知道了。

十四日 阴，晨雨。昨天星期，本校跑走了四人，内有何盼、江震寰。江之目的，是欲去俄留学，托张薄泉请求退校，校长未允，故有此举。何则为其爱者陈奕涛，谅无他因。茅

队长拟提出〔请〕中央革去党员资格，并不许其去俄。

十五日 阴，昨夜大雷，上午亦雨。汪精卫先生来校讲演《党史》。

十六日 晴。近见报载，谓李石曾南下，劝告无政府党与国民党合作。我以为这种谣传实在靠不住，中国有几个无政府党？无政府党有什么组织？李石曾南来劝告谁？真是笑话！上海、天津、北京的无政府党，已是瓦解，各人奔各人的面包去了。凡是有志愿急进的，差不多都已加入共产党，而共产党又因中国环境的需要，都已与国民党合作。此是近时社会主义者之中国情形也。

十七日 晴。我们今天的术科是减药射击，每人发给三粒子弹，望着五十米达距离的木把〔靶〕去射击。我打了三枪，只中了一枪于三环的把〔靶〕上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放枪，在未射之前，以为枪的坐力很大，尚惴惴有点不敢放。然在实射之后，才知以前的设顾虑太过了，何尝有那种恐怖之实在里边？凡人之服务社会亦然，在未进作之前，以为一种大事业很难成就的，然决意作起来，也无有什么难。所以拿破仑说：“难这字，惟愚人之字典有之。”

十八日 晴。今天我有一件极愤恨的事，说来可恨、可悲、亦可笑！我是最爱挑玩的人，同时有几个同志也是和我一样的爱闹，今天午时赵楠和我闹着，忽然有位李子龙（这次党部选举他当委员）先生愤怒的说：“你们这样打仗，我是不许，只在你说你是民党〔党〕员，我就有管你们的权力！”哈哈，乳毛未干的小孩子，忽然一步〔登〕了天（何尝是登天），简直知不到天多高地多厚了，岂不是可笑！然素日里，官长从未说过这样强蛮无理的话，竟在他这小毛孩拿出狗委员的架子来望〔对〕我们使用。中国人的这种心里〔理〕，岂不可恨？以我们这个〔样〕的学校，举出这样的什么委员，岂不可悲！咳。……

十九日 晴。我自从前几天生了许多小的毛病，令医官去治，他们不但治的无效，反较前无减有加。我的右手麻木，较方治时还要利害些，湿疹也是和从前差不多。我觉得这些东西，都是害人的庸医，我只好慢慢的保养还好些，再不叫他们去治了。然而，这学校里化〔花〕了许多钱养着他们干什么用！？

今天得一消息，说是库啞洛夫将军死了。库氏为国民党顾问，前几天（六月二十二、三、四日）还到我们这里来演说，他的柔和高浪的声音和他英雄气魄而可爱的态度，还深深存在我的心目中。一听到这个消息，使我哀悼之念、悲惨之怀，有莫明其妙的一种难过。他是俄赤军的将军，曾经过多次的血战，现因共产党的基本已〔原〕因，故特来帮助东方的中国民族独立。他方来到中国不久，他是想到东江去指挥东江的战事，方到石龙^①，遂堕江而死，岂不令〔令〕人为此服务世界人类、而谋世界和平者可悲泣者乎！国民党庚子之革命失败时，曾有日人山田氏为清兵擒而被害，山氏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之第一人。不过山氏系以私人作为中国民族而牺牲，今者之库氏乃是代表苏俄而帮助中国者，其亡也尤可惜哉！

注：①即东莞县石龙镇。

二十日（六月十九日阴历） 阴。（星期日）。昨天晚上，是政治部学科实习的时间，因为收操过晚，故在今日上午补上这一点钟。我们讨论的题目，“改造军队的初步办法”，并继续开追悼柯洛夫的大会。今天全体学生都不放假出校、以表哀忱。——近日民党中发生内部左、右派之争执，张继、谢持^①为右派中之反对共产党及民党之倾向此主义的尤甚者。戴季陶所以不能在广东立脚（他是在中央委员会的宣传部长及本校的政治部主任），而去上海，就是这个缘故。虽经本校去电请他回校，他是不肯的，其中有大不得已之原因在也。季君系革命之必要彻底者，无论民党和什么段、卢及旧势力联合，他都是不赞成。前为反对孙、段同盟，曾

回四川，因有国民党改组，故特返粤，再担任革命的进攻事业。因为他的宣传部的部员多是共产党，故引起右派之反对，而走去上海。先生之心，亦良苦哉！

注：① 1924年6月中旬，张继、谢持、邹鲁、邓泽如等已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反对共产党的所谓“弹劾案”，表明了他们的反共反人民之立场。

二十一日 阴。今日学校命令，谓明日俄将军柯洛夫来黄埔火葬，本校下旗一日，并下午不上课，以表哀悼之意。——本校消息，谓何教练官辞职，不知确否，亦不知却为何故？——晚接家中来信一封，系对我不放心，并言多日不见我信，及傅尧奎提亲的事，要我快去信。云云。

二十二日 阴，昨晚下雨。今天我们准备一上午，预备迎接柯洛夫将军的灵柩〔柩〕。十时，接省城电：谓改于明日在省城举行葬礼，令我们全体到省城举大规模之哀葬礼云。——上午十时，汪精卫先生演说〈民族主义〉。去家中一平安信。晚，接渠如兄来信，为去年我的债务事。

二十三日（阴历六月二十二日） 阴。今晨三点半起床，四点早餐，五时乘船全体去省城，八时登岸。因四队到迟，及十时方由白云路至东郊公园之后的一大广场中。设备已完毕，孙总理等亦早到，专待我们到后举行哀礼。中间建草亭，上悬党旗，周围亦立多面党旗，而连络以黑色之素布，被风吹的招展飞舞。亭中即柯洛夫将军的灵柩〔柩〕，上伏以红色锦绸，列各花凑成之挽联园团。南面罗立着“干部大队的学生”、“讲武学校的学生”及军队，并有我校全体。静默〔默〕无声，立现出满场悲哀之惨泣情状，不时鼓号齐鸣。孙总理及各界人均至灵前致祭，并有香港各工会、广东各工会及农会多团体。一些农夫，赤足短裤，头戴〔戴〕草笠，手持“为我而牺牲的柯将军”白旗。各团体旗上书有：“为东方弱者而牺牲”，“为东方民族独立而牺牲”……等等字样。祭毕，绕永汉路而至长堤。在路卫护柯将军灵柩〔柩〕，行时颇缓，及到长堤时，已下午二点半矣。柯将军灵柩〔柩〕送至船上，我们也回船吃饭。今天热甚，干渴的很，但因是追悼我的好同志柯洛夫，心中也毫不觉苦。……唉，世界社会革命的血钟响了！苏俄的灿烂赤光已经进到黑暗的中国来了！中国被压迫的工农，已经很哀诚的来追悼解散〔放〕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驱，而惊醒中国的无产者来参加到世界运动了！这是柯将军以赤诚供〔贡〕献中国民族的结果啊！OH！OH！继续奋斗呀！前进啊！努力啊！

二十四日 阴。今天夜里夜间有夜间演习，我们列队出校，至升旗山。江上清风，时忽忽吹向山上去，心阔〔旷〕神怡，快乐的很。青草间的萤火虫飞上飞下，发现出如电光似的光芒，或者在草上一阵一阵的辉〔闪〕其毫光，几乎满地尽是，煞是好景。这种虫子，在我乡中是没有，在北京曾见着一个，岂知此地这样多。并有草中的鸣虫，也唱其清雅小歌，以助我清性，诚快事也。未几云集，小雨濛濛，遂返校。——复渠如信，款子我已筹备事。去华池信，请他借我债务款子事。

二十五日 阴雨。近来学校的暑假快到了，学校及党部的命令，对学生拟严格考试一次，实行甄别。令学生都好好预备一切，凡学科术科之实不堪造就者、程度相差太远者，则使之另往他途，实乃严格之淘汰。此等办法，我是举起双手的赞成。不过，何若〔不〕行之于入校之先？然虽定规如此，但不知实行时，能否一点不客气的言符其实的做去？我以为甄别之标准应当：1、对主义之思想若何？2、品行若何？3、毅力若何？4、学识若何？5、在校中所习的功课有否心得？6、术科若何？以为去留之决定。

二十六日 阴，午后小雨。今晚应有分股实习，因政治部主任未到，故未实行。——近见

报载：湘省水灾，为数十年来所仅见。自衡阳以下，被灾者二三十县，遭难者数十万人，田庐荡析，人畜漂流，惨澹情形，伤心惕目，损失之巨，殆难数计。本校党部，发出通告，拟向同志间之热心者募捐。……并有另一消息：谓直省水灾亦甚烈；自北京至归化之沿线及京汉线尽为水浸。因许久不见直省朋友信，亦不知实际真为何种景况也。

二十七日（阴历六月二十六日）晴。（星期日），放假。上午，发北京新平平安信及阳高、华池^①的借款信各一封。——下午，至黄埔一带游逛。本校东北一带的田稻已经熟了，许多的男女农夫，在那里耨〔割〕稻。将粟粒尽摔在木箱中，桔〔稻〕草均一束一束的罗列着，地上还剩下一些〔垛〕一些〔垛〕的粮草。这种情形，恰似我们北方割谷一样，使我心目中如同又在北方的秋季农田相似，引起我很深刻的昔时印象。——晚间，本校演露天电影，系“东江大战”孙总理亲临前线及飞鹅岭、石龙等处的全景，“全国代表大会”片及俄片“劳资争斗”。

注：① 即魏华池。

二十八日 阴，下午小雨。我昨天和事务长出外，问他那次要求加辛〔薪〕事，到底真情如何（即六月二十五日减军装费、膳费的干部要求）？他说：要求加辛〔薪〕是实，拟队长百二元，区队长百元，等等条件，并已签字。——我以为他说的当然有点可靠，然而在这个学校的我的同志们，甚不应加入这种举动。

二十九日 晴，天热甚。今天我上术科野外战斗时，全衣尽为汗湿，这种热真不好过。下午考试“典范令”二个问题，因为每天忙的不了，预先一点也未准备，答的很不好。上午，汪精卫先生讲演“民权主义”及“实施三民主义的五权宪法”。

三十日（阴历六月二十八日）晴。今晚第二区分部开党员大会，所讨论事项，并无什么重要者。——本校内有学生熊敦，近呈校长一信，谓其理想变迁，相信无政府主义，请求退学，并脱离党旗〔籍〕等情。党代表及校长对此事有很长之演说，并予以照准，而向其介绍人追索膳费、学费云。

三十一日 阴。今天我们都实习野外测图，上午八时出校，十一时返校，下午实习四点钟。所测的系道线法、交会法二种。虽是很简单的科目，因为人数多、时间长，劳苦得很，但精神到〔倒〕也愉快。

八月一日（阴历七月初一日）晴。今天还是地形作业的野外实习，利用昨天以交会法、道线法的几何图，而为实写地物地貌的要图。上午七时出校，午饭是在海军学校前面吃的，至下午六时回校。

二日 上午晴，午后阴。昨晚眠后至十二时许，忽听事急武装集合号。经二次，队长、教官均以哨音响应，多数学生尚在梦中，被其惊醒，均以为有若何事变发生。列队全体出校，则见东南方之八卦山后火烟飞腾，乃知海军学校之火警也。派三队周围警戒，一队及二队之部分均以面盆取水急救，又派二队一部分拆散雨操场，因该校之背后相连的房屋距雨操场特近，而雨操场连绵本校故也。约二时许，亘及本校之路上茅棚拆散完了，遂又派另外的人替回前时之救火者。遂至早五时方回，火才渐熄也。然该校除尚余西面六、七、八间楼房外，尽为灰烬。雨操场北端的柱木毁坏极多，南边尚好。此次火警，损及学校数万元。本校拟添设工科班，而用该地址，已修补二月之久，全功尽弃。惜哉！我们因忙碌了很久，五时吃过点心后，乃休眠至十一点钟方起。——午后一时半，仍去本校附近测图。六时许，校长、党代表对我们说：“……我以前看你们一点精神都没有，作事很散漫，我很是悲观。然在晚天竟见你们这样勇敢来赴汤蹈火，实在转过我的悲观而喜欣而钦佩。……并且于此而感觉到救火也

是军人的要务之一，以后你们领兵时，须以此种事责，使军人担任你们所驻地的火警。……”

三日 阴，午后雨。（星期日）。今天到省城去，除买点自己应用的零碎物件外，到李东园处稍谈。——我本好些时不去广州了，因为经济拮据〔据〕，无什么可买。并且也无有朋友作个休息处，故一到广州，反觉无聊，到〔倒〕不知往那里去是好。所以，去省城的时间六点钟，而在第一公园者可占五时。我以后若无要事，真不想到省城去了。

四日 晴天，热甚。本校前些时死了学生毛宜及吴秉礼二君，今日适开柯洛夫将军追悼会，遂合在一起。为追悼柯将军及毛、吴二同志大会，本校同学及党部送的挽联颇多。于下午二时，孙总理亦来校致祭，约一时许，便回省城，随来人员亦极少。

五日（阴历七月初五日） 阴。今日为本校学生“甄别试验”之期，所考之功课为战术、军制、兵器、地形四种。于下午检查身体。至于此种甄别如何之结局，则不得而知。我在前几天，曾对这件事下了个标准，亦不知徒考试学科为止，其他均不过问。或另有他项试验于他日，亦未可知。若徒如此，则所谓之严格甄别，则实多此一举。而劣份子仍得鱼目混珠，学校的前途，我还是不敢抱充分的乐观。

此地近来天气颇热。星期我到东园处。他说：“广东省一地之最热时期，不像我们北方在六月中，而在七月中。近极热的时期已届，你们在校中当然更较前苦些。”但我们已放假，虽有两门功课照常上班，到〔倒〕也觉不出什么苦。

本校有学生熊敦，近来给校长去一信，要求退校。其理由谓：“近来理想变迁，相信无政府主义，欲脱此校，并永远脱离党旗〔籍〕。”校长怒甚，特禁闭六天，并加以严格之惩罚，然后革除本校。因校中有无政府党人十余名，已暗中侦察。但不知察出后，以何方法处理他们？我们已在星期日也开干部会议，对于此事的决案，系揭破他们——无政府主义者之内幕，使之在此校中无立足之余地。

六日 晴。今天本校的饭食已经改了，每六人一桌，四个小盘菜，一碗汤。以前是每人一小盘菜，二碗汤。据我看来，虽然外面好看，因为菜少，还是吃不饱，并且较前饭费还要省些。但我们每人每月的饭费总是八元，真是怪事。我以为军需部的这种举动，不啻“咀公喂猴”的手段。有些同学们说，军需部发了财了，每月至少他们也赚几千元。但不知他们自己独揽，还是利益均沾？或者就地分脏。呜呼！此即革命学校之黑幕也。就是我们吃馒头，以前吃的人非常多。近来军需部计算，说吃馒头较吃米饭贵点，故全体取消，不令吃馒头，仅在晨饭时每人给三个小馒头，以为晨餐。

本校在暑假期内，除上几门功课外，还有新添的学习“游涌〔泳〕术”，已在今天下午开始。但我因为不惯，方洗了一点钟，脑痛甚，并手足还滑破了多处。不过，泅水之最重要的技能，必要努力学好他。

七日（阴历七月初七日） 晴。近来各省都闹水灾，山海关一带水势亦烈。而张家口更形利〔厉〕害，桥东一带水深一二丈，泥深五六尺，电杆上均漂上水草，房屋淹倒一二千间，毙千余名（系报载）。按张家口之地势，系居于前后山夹中之凹地处，故有此空前之水灾。但京绥路上的朋友也未给我来信，不知到底真情如何？——同时天津也闹更利〔厉〕害的水灾，有一外人拟治此洪水，谓当决某堤（因天津以外的地形，我不熟〔熟〕细〔悉〕、掘某处，可以保全天津，并可永远不遭水害。但必须淹了某地之村民若干县，并已预备进行，惟恐该处之人民反抗，已派兵监视。但不知此消息确否？以后有真确之实情，并明此各地之地名时，当再详记。不过，我听到这种苦害农民而保存富豪官僚的群聚薮之天津，实觉于理不平，故记之，

以为后日之参考。

黄埔附近的农民，近日成立了个“农民讲习所”，他们乐欲受点军事的训练，特在本校之假期，来本校学习（来校者约二十人），已于今日来校。此地农民有这样的觉悟而联合农民的团体，并与革命的军校接近，这是中国被压迫的无产者——农民的福音。前者，本校开校时，佛山南埔的农团送来一匾额，题曰：“带领我们到革命战线上去”一语。现在他们——农民，已来本校为军事的浅近训练，这就是为带领他们到革命战线上去的伏线。

八日 阴，上午小雨。今天我们到外边去，见各稻田中已竟有很多的农夫插的秧子，生的很茂盛了，大约已插了有五六天的样子。这次插秧，是此地的农民的第二度。闻此地的农业，每年有三次收成，到这次的秧子成熟以后，还可以种红薯。设此地之人民，不遭连年之兵灾战祸，真天府之人民安乐窝也。

今日晚，接华池兄来信（七月二十一号发的信）谓：（一）我所烦为担负债务事，亦可照办。（二）武汉事件①及京国焘案，京绥路职员亦被波及。因在国焘处曾搜去名册，有京绥路的七人，即牛子贞、赵景和、周振声、李泽、李连升、张树珊及魏②等七人。现已具保结脱，然同人会颇受影响，大有不能支持之现象。（三）阴历六月十二日早三时，张家口水灾暴发，房屋冲塌三分之二，死人二千许，诚空前之大灾也。

注：① 指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。

② 似即魏华池。

九日 阴，午后雨。（1）复华池信及去北京新平信。——（2）上午，汪精卫先生讲演《民生主义》之世界趋势等，其他则在下次续讲。（3）今日报载，《欧洲劳动者之厄运》一文，凡欧战时劳动者所争得之利益，若八小时工作等，近来已逐次取消。有德、义〔意〕、法、奥、卢森堡、波兰、芬兰、瑞士、比利时九国，并谓资本主义战胜等情。我以为，末路穷途的资产者，已早决定其死期将至，这一种的举动，不过是“困兽犹斗”罢了。也是激成革命的朕〔征〕兆。

十日 阴，昨夜雨，直至今晚尚未停止。（1）今日为星期日，因雨未外出，看《社会科学讲义》之第一册。——（2）见《申报》载：外蒙青年党重要份子罕喀贝子去奉，为外蒙将为中国接收，直系欲探其势力于西北，故特为避直系，欲为奉系派兵接收。奉张为笼络外蒙，已派罕氏为总司令部蒙事咨议。此消息确否不敢定，但奉系则实有此野心也。但青年党之迎奉驱直，亦避狼引虎之策。（3）本校内近于各讲堂上设一黑板，上有“反省语”四句说：“对于主义能实行吗？对于职业能尽忠吗？对于学业有进步吗？对于纪律能遵守吗？”

十一日 阴雨，晚晴。（1）上午，出外操，枪、衣尽湿。午后，游水。——（2）下午，忽接树德同志①在广州来一信，谓于八月十日晨来省城，寓小东门高等师范（学生寄宿舍三楼十一号），约住七八日，如我有假，可去一谈等情。便复他一信，使其得暇来校一走，不然必待至星期日方能去省，因于常日请假不准故也。但我将信发去以后，仍想求侥幸于万一，到队长室请假，无效。又，本校在星期五作“行军”、“宿营”的野外勤务，至下星期一可到广州，礼拜日是不放假的。此消息听到以后，焦灼万分，恐其这次到粤而不能把晤也。乃于晚九时又发一信（前信是午后四时发的），请他在星期五以前务必来校，并说给他上午九时、下午三时，都有自省之东方酒店前来黄埔的专船。（3）午后四时，本校忽有命令，孙总理莅校，我们都准备欢迎，整理内务、整理讲堂、照例的忙了一顿。直到晚上也未来，不知那里传来的诈消息。（4）至晚间，忽有匪警，说是有船载的兵来劫学校。又说是在虎门过来一船，满载军械，将运往沙面。本校将第一队之一区队及四区队之一区队调往黄埔东岸炮台处，对之放

枪，并鸣大炮三声，将该船也未打上，防守一夜。究不知是怎样办理解决，并实在是一段什么事情？因为我们第二队无派人之事，故夜间睡的很安然，也未听见放炮声。及听同学纷纷议论，才知有这么一段事。

注：① 即共产党员于树德，化名永滋或于永滋。

十二日 阴，下午雨。昨晚发生之私运枪械事，已经成为事实了，其他的谈论都是谣啄。此事之发觉，预有人密报大本营，大元帅来一电，命扣留该船，并命省城来一军船来帮助一切。故当该军船到埔时，误以为大元帅莅校，故昨日下午忽有欢迎总理之命令。及至夜间，派多数学生，荷枪实弹，协同要塞司令部在东岸防守，见该船来时，即命停驶。不听，乃开枪、开炮，该船乃反转往东而逃。本校特迫〔拍〕一电至虎门，命其截住该轮，乃于今日正午，解该船至黄埔。因恐该船不受搜索，乃派二队为警戒，不得已时，即开枪轰击之。直至晚七时许，乃开始搬运该军火。大雨骤作，我亦正值警戒之际，水深数寸，行动时皮鞋为水浸入，枪亦湿。本校乃命三、四队学生脱去军衣，载〔戴〕上雨笠搬运，至十二时乃止。因为船上军火未搬完，学校的军火亦须防御不虞，故我们在下午一时出外警戒，直至天将明的四时半，方回校睡觉。闻该军火约二千二百箱〔箱〕，枪数目还不知〔太〕清楚。——我在夜间警戒时，那种暴烈的风雨，要说是辛苦的很，但我认为国民党得这大批军火，诚是前途的幸事，高兴的很，故毫亦不觉苦！又，夜晚用的口令是：“得威必胜”四字，也是表示国民党得这批军火而欢〔喜〕出意外的意思①。

注：① 系指1924年8月广东革命政府扣留反动商团军陈廉伯私运军火之事。

十三日 上午晴，午后阴、大雨。今晨九时起床，吃饭后派往江岸搬运子弹，及十二时后搬完。此项子弹来自欧洲，自比利时另换中国海员工人。步枪四千五百余支，手机关百许架，盒子炮五百余支，轻机关数架，并其他种种枪械共九千余支，子弹三百万发，价洋八九百万元。系广州商团所购（他们预报大元帅购枪二千支），他们闻此项军火被扣，乃率千余商团军包围大本营及省长公署。大元帅向之演说扣留之理由，他们仍不稍听。本校乃派第三四队学生去省城大本营保护，于下午出发。于是，第一、二队专担任保护此军火之责。我第一、第二队学生，下午一时派出警戒。我与三四人作为步哨，位于东南岸之山上。不时大雨骤至，直到九时返校雨犹未止。此地随地土匪，我们位置之地与各步哨接的太远，真是危险的很！人数又少，每人五发子弹，擦完枪、洗了衣服，至十一时方眠。

十四日 晴。上午睡觉，因为这二天劳苦特甚，身体及精神终觉不愉。虽然，今天无有什么事，但是无心去看书，无精打采的过了今天。本校的警戒者为第一队，故我们得休息。昨天派往省城之第三四队学生，于今晚回校。商民罢市风潮，可归消灭。至于若何处置？还未有什么结果。——商团非法的这种私购军火的行动，可说是无法无天，应有相当的手续〔段〕惩办之。然其骨子〔里〕的原因，不能不说是他们孙总理的民生主义不满，而武装联合起来为政治上之行动。主持阶级调和、代表各阶级利益的孙中山，反为资本家所反对。何若明明白白的表明态度，代表无产者，与此麻木不仁的资本家决战，以完成一劳永逸的彻底革命！

昨夜搬运军火时，有卫兵某私偷手枪六支，并盗子弹一箱。发觉于他卫兵，将其捕获，因校长在省城，暂囚于禁室内。不知将来应有若何处理？

晚，接永滋①一信，谓无暇来校，至星期可到省城面晤。谅接到我第一封信复来的信，

（下转第9页）

查定例：官员不作十分之杂项钱粮未完题参者，降俸二级，戴罪督催。等语。应将经征未完之太和县知县骆大鹏、署太和县知县唐世梁，鹤庆府知府姚应鹤，云南县知县姚士埏，署云南县知县李家俊，和曲州知州徐修仁，剑川州知州汪无限，均照例降俸二级，戴罪督催。查骆大鹏已升师宗州知州，姚士埏已调南宁县知县，汪无限已经丁忧，均应照离任官例，骆大鹏、姚士埏俱于现任内罚俸一年，汪无限于补官日罚俸一年。查汪无限有纪录二次，应销去纪录二次，免其罚俸。仍令该抚张允随，将前项已完银五万六千七百六十一两五钱六分零，造入季报册内，候文拨饷。其未完银三千二百三十八两四钱三分零，作催征完报户部可也。臣等未敢擅便，谨题请旨。

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题，本月二十八日奉旨：依议。

（上接第 78 页）

恐第二封尚未收到故也。但今天已星期四，恐其亦不准来校矣。

注：① 即于树德。

十五日 晴，惟昨夜及午后四时雨。上午擦枪。——今天本是我们行军出发之日，因为发生军火案，并须本校学生尽保护之责，故未实行做去。但不知那时可以做这个实习，为我们学“战术”而得此实际的经验。——本校发给我们广州附近军事应用详图五张，并告我们：“此图要注意保存，无论校外的什么人都不准看，因为这图在中国是不易多得的。”

我前些天得了手的麻木病，叫医官看治反日益加烈，我就自己加注【以】保护而休养之，反日有一日的成效，近来已算大愈了。咳，中国的医士，真是靠不得。

（东南政府统治下的怪闻^①）：前日发生之购械案，许崇智及其他的武人，均派人向大元帅或直接来本校索枪械及子弹。这种目无帅成、自私自立的军队不法之行动，非全体解散之不足以定粤之局，而完革命之实。此亦革命政府之目前障碍也，对付北洋还是第二步的问题。往者在省城有位朋友对我说：“广东的官长比兵多，兵比枪多，枪比子弹多。”此种奇怪的政局，完全由这些手握兵权的武人所造成。故注意三民主义之革命者，不可不先注意于广东的军人问题。

注：① 日记从这里起，原作者拟了一些标题贯于内容之首，为区别内容，特用五仿字标出。

（未完待续）（责任编辑 叶志如）

《雍乾两朝镶红旗档》出版

本刊讯，由关嘉录翻译、佟永功校对、王钟翰审阅的《雍乾两朝镶红旗档》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该书共收录雍乾两朝镶红旗满洲都统衙门档案 175 件，除 1 件为汉文外，均系满文。这些档案于三十年代流至日本，现收藏于东京东洋文库清代史研究室。现能从满文原文译成汉文出版，得到了日本著名学者神田信夫先生的热情支持。

该书所辑档案，生动翔实地记录了雍乾年间镶

红旗满洲旗人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等方面的活动，同时也涉及到其他各旗事务；不仅反映了在京旗人的政治面貌，也记述了各地驻防官兵的生活状况。

该书的出版，有助于我们深刻地了解雍乾两朝八旗制度的发展变化，亦有助于我们对清史学界关于八旗制度研究中一些问题的再认识，它是研究清代八旗制度颇有价值的参考资料。

（代宣）